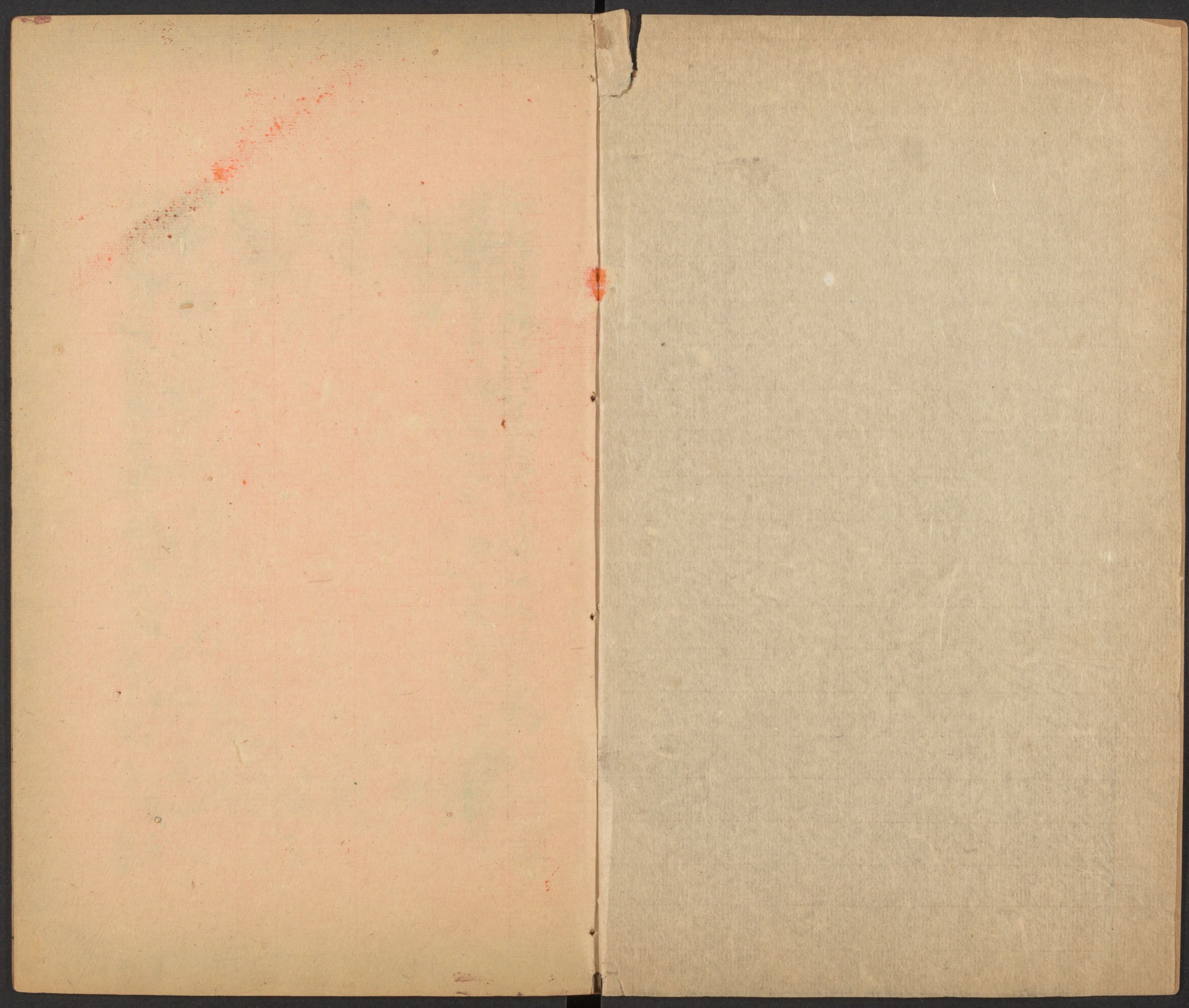


11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11 1936

9100.0122





說郛目錄

一 弓第一百十五

甘澤謠

袁邠

夢遊錄

任蕃

會真記

元微之

集異記

薛用弱

齊諧記

宋東陽關

續齊諧記

吳均

春夢錄

鄭禧

非澤謠

唐 袁郊

魏先生

魏先生生于周家于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
 游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
 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蘇夔蔡子元等詳其律
 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為大樂官
 歛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
 酒為娛及隋末兵興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雁

哈
 佛
 大
 學
 漢
 和
 圖
 書
 館
 珍
 藏
 印

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
論鐘律李密頗能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
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倚心搖
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于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
長者虜李公驚起執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教
我與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相才畧乃亂世
之雄傑耳李公曰爲吾辨析行藏亦當由此而退先
生曰夫爲帝王者包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
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鯀而殛羽山此

乃出于無私也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于無
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足而永廢者能得
其道而求自集于時此帝王之規模也况爲將軍者
幕建太一旗驅無戰伐有罪之民乃瑀戈旣授玉弩
斯張誠負羈之有言邨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燕犒
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豐而動二使風生虎嘯不可
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執仲尼曰我戰則克孟
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秉其才知動以
機鈴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已則曰亂盜私於已必

蘇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賓樊期爲升堂
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
兼於天下是忘輦千金之貺報陳一飯之恩有感謝
之人忘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誠曰度德連山之文曰
待時尚欲謀於人不能惠於已天人厭亂曆數有歸
時雨降而妖禳除太陽升而層冰釋引繩縛虎難希
飛兎之門赴水持鬯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汾晉有
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
以篡殺取天下吾家以勲德居人長振臂一嘯衆心
響應提兵撻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
足以王一方委質於人誠所未忍女真豎儒不足以
計事遂絕魏生因爲懷賦詩爲鄉吏發覺李公脫身
而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維連營百萬與王
世克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說卽日
遂歸于唐乃授司農之官復構桃林之叛魏生得道
之士亡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姬人也三思初幸喬氏窈娘能歌

舞三思曉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之藝也未幾沉于雒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者曰相州鳳陽門宋媪女善彈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於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謝謁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覩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強毅之士非欵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燕不可無請不

召公也三思曰儻阻我燕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於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畧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於堂奧中隙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卽素娥語音也細於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某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與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嘗爲僕妾

甘澤論
寧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
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
疾未可出敬事之禮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
其事則天嘆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陶峴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中家于崑山富有田業
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艚江湖遍游
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
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宦游有生

初通於八音命陶人爲篋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
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
堅巧一舟自載一舟致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
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
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
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
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
而自請者繁方伯之爲人江山之可駐吳越之士號
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及遂往省焉郡

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二尺許玉環徑四寸海舶昆侖奴名摩訶善泅水而勇捷遂悉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回棹下白芒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跳波而出焉曰爲毒蛇所嚙遽刃太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陽爲怒乎犀燭下照果爲所讐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論矣然某嘗樂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間但殉所好莫知

其他且栖遲於逆旅之中載于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權浪跡怡情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見天子施公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別襄陽山水後老吳郡也行次西塞山泊舟言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環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泊沒深討入而方出氣力危斷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丈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女與環劍吾之三寶不者旣亡環劍汝將安用必須爲我力爭

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噉目眦血流窮泉一入不復
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浮磔裂浮於水上如有示於
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議游
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有主吳越所居安此生白
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鷗栖楓葉夕陽動
鷺立蘆根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
迎孟彥深復游清瑣爲武昌令孟雲卿當時文學南
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爲飲中
八仙歌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譚雄辨驚四筵

嬾殘

嬾殘者名明攢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
所餘而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晝專一寺之功
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
寺中讀書察嬾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唄
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
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
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詬仰空而唾曰
是將賊我李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

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奉承就食而謝謂李公曰脊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頽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嬾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石旣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嘖至聖刺也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殺傷無繇禁止嬾殘曰授我葦爲爾盡驅除之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嗾之而去嬾殘旣去虎亦絕蹤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聶隱娘

聶隱娘者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後

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會無景響父
母每思之相對啼哭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
曰數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
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
曰真說父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
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
步寂無居人猿猴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
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猴登木無有
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合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

鋒利以毛可斷遂令二女教某攀援漸覺身輕如風
一年後刺猴猿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
三年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
亦莫知其去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
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
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易也授以羊角匕首
刃廣四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
入囊反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
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

其室度其門隙無有鄣礙伏之梁上至鎮時得其首
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
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
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女開腦後藏匕首而無
傷用卽抽之曰女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
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反
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
門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
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夫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

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
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參軍不協
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帥能神筭已知其來
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
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
一丸而斃鵲揖之曰吾欲相見祇迎也牙將受約束
遇之隱娘夫妻云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
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
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

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于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於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反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用計殺之望勿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

童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搜出於堂之下以藥末化之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踪能從空虛入冥漠無形而滅景隱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蠛蠓潛入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

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不
中耳纔未踰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劃
處痕逾數分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
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
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
京師極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喬子縱除陵州刺史
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
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
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維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
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絲一無所受但沈醉而
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
隱娘矣

韋騶

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群公子舉進士一不
第輒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拘節於風塵哉游岳陽
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駮舟行溺於
洞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
千金賈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

爲忽於舟中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
無枉殺者明公先君嘗爲城守方剛讜正鬼神避之
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一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回
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頻
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一不
求喪不獲卽我之過令水工送屍湖上
遽止遂命漁舟施釣緝果獲弟之屍於湖上
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
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懷畏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

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
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歎異以爲非據
曲終乃寤

圓觀

圓觀者大曆末雒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
梵學之外音律大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
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以遊宴飲酒爲
務父愷居守陷於賊中乃脫粟布衣止於惠林寺悉
將家業爲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

置僕使斷其聞知唯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白
且及昏時人以清濁不倫頗生譏誚如此三十年二
公一旦約遊蜀州抵青城峨眉同訪道求藥圓觀欲
遊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
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
不繇人請出三峽而去遂自荊江上峽行次南浦維
舟山下見婦人數人錦襜負髧而汲圓觀望見泣下
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上峽
來此徒不少何獨恐此數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

者是某託身之所逾三載尚未媿懷以某未來之數
也今旣見矣卽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謂公曰
請假以符咒遣其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浴兒三
日公當訪臨若相顧一笑卽某認公也更後十二年
中殊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公相見之期李公遂悔
此行爲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
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獻于水濱李公往爲授朱
字符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
矣李公三日往觀新見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

下具告于王王乃多出家財葬圓觀明日李公回棹
 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
 直指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
 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
 叩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
 健否却問李公曰真信士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
 未盡但願勤修不墮卽遂相見李公以無由叙話望
 之潛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尚聞歌
 聲詞切韻高莫知所詣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
 情冤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
 性常存寺前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詰因緣恐
 斷腸吳越山川遊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後三年李
 公拜諫議大夫一年亡

紅綫

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
 嵩遣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綫謂嵩曰
 羯鼓之音頗悲調其聲者必有事也嵩亦明曉音律
 曰如女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乞假

嵩遽遣放歸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初置招義軍以
釜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艸創
朝庭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男取滑州節
度使令狐彰女三鎮互爲姻婭人使日浹往來時田
承嗣嘗患熱毒風遇夏增劇每日我若移鎮山東納
其涼冷可緩數年之命乃命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
千人號外宅男而厚恤養之常令三百人常直州宅
卜選良日將并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啾啾自語計
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惟紅綫從

紅綫曰主自一月不皇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
乎嵩曰事係安危非爾能料紅綫曰某雖賤品然亦
有解主憂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
家厚恩一旦失其土疆卽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綫曰
易爾不足勞主憂也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勢觀
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
兼具寒暄書其他卽俟某卻回也嵩大驚曰不知女
是異人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濟反速其禍奈何紅綫
曰某之行無不濟者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

攢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七
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儵忽不見嵩乃反身閉
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來觴十餘不醉忽
聞曉角吟風一葉墮露驚而試問卽紅綫回矣嵩喜
而慰問曰事諧否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
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綫曰某子夜前三
刻卽到魏郡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男止於房
廊睡聲雷動見軍士卒步於庭廡傳呼風生某發
左扉抵其寢帳卽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跣酣瞑頭枕

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橐一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
盒盒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著名香及美珍
散覆其上揚威玉帳但期心豁於生前同夢蘭堂不
覺命懸於手下寧勞禽縱祇益傷嗟時則蠟炬光凝
爐香燼煨侍人四布兵器森羅或頭觸屏風軒而躡
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攀其簪珥縻其襦裳如
病如昏皆不能寤遂持金合旣出魏城西門將行二
百里皆銅臺高揭而漳水東注晨飈動靜斜月在林
憂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仰副於心期所以

夜漏三時往反七百餘里入危邦經五六城冀減主
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遺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
中來云自元帥頭邊獲一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專
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
搗叩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以金合授之奉承之時
驚惶絕倒遂駐使者止於宅中狎以私宴多其錫賚
明日遣使賫繒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他物稱是以
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
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姻親役當奉轂後車來則

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僕號爲外宅男者本防他盜亦
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月內
河北河南人使交至而紅綫辭去嵩曰女生我家而
今欲安往又方賴女豈可議行紅綫曰某前世本男
子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救世人災患時有孕婦
忽患蠱癘某以芫花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
某一舉殺三人陰功見誅降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
稟賊星所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使身厭羅綺口
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至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

廿澤語 十八
此輩背違天理當盡弭患昨往魏郡以示報恩兩地
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安謀在
其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身便當
遁跡塵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常存嵩曰不然
遺爾千金爲居山之所給紅綫曰事關來世安可預
謀嵩知不可駐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客夜宴中堂
嵩以歌送紅綫酒諸坐客中冷朝陽爲辭曰采菱歌
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雒妃乘霧去碧天
無際水空流歌畢嵩不勝悲紅綫反袂且泣因爲醉

離席遂亡其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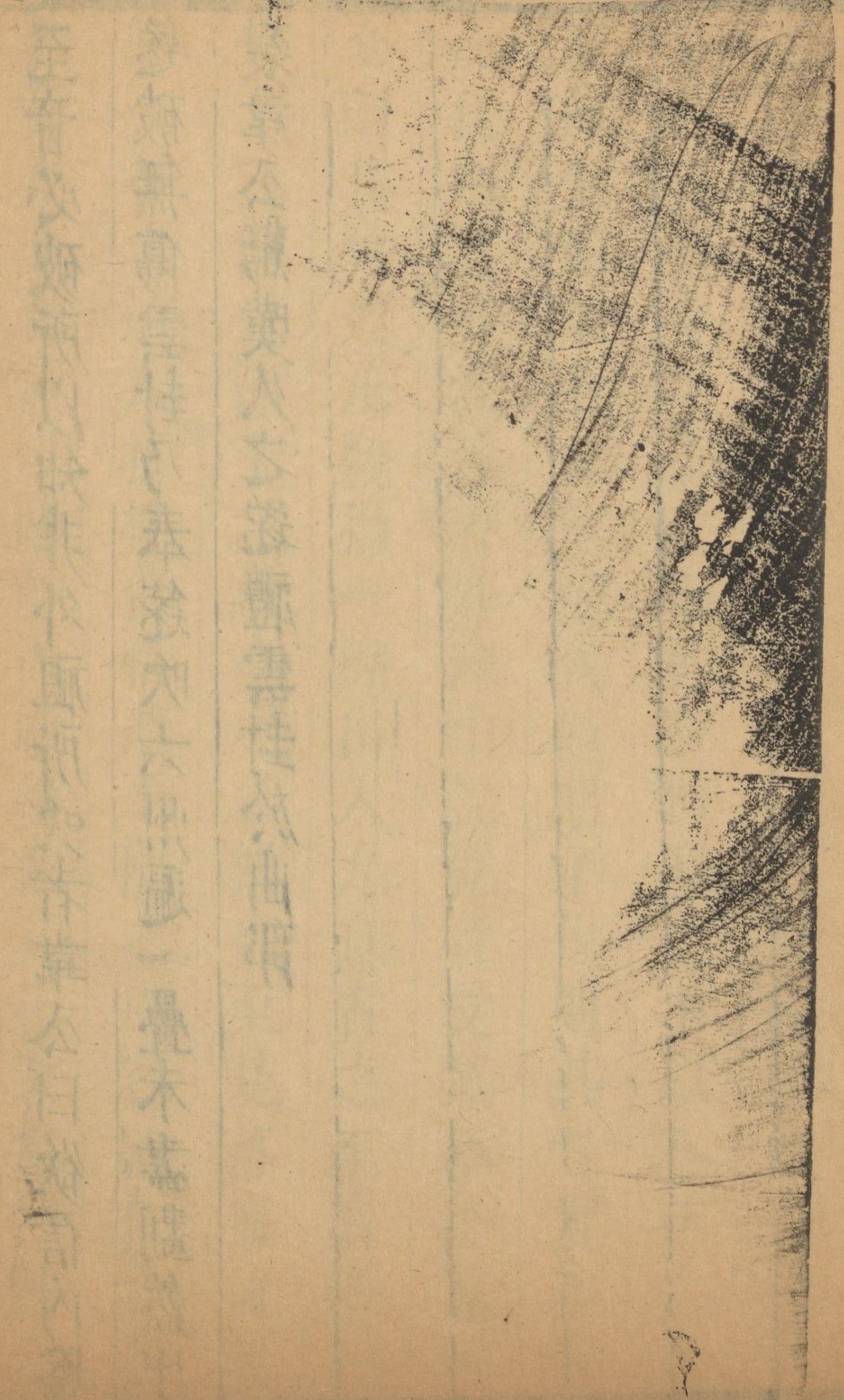
許雲封

許雲封樂工之篳者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爲
和州牧非所宜願頗不得志輕舟東下夜泊靈壁驛
時雲天初爍灑露凝冷舟中吟風將以屬辭忽聞雲
封篳聲嗟歎久之韋公洞曉音律謂其篳聲酷似天
寶中黎園法曲李謨所吹者遂召雲封問之乃是李
蒼外孫也雲封曰某任城舊士多年不歸天寶改元
初生一月時東封回駕次至任城外祖某聞初生相

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換令名李公方坐旗亭
高聲命酒當壚賀蘭氏年且九十餘邀李置飲于樓
上外祖高遂送酒李公握筯醉書某胸前曰樹下人
不語不語真我好語若及日中烟霏謝陳寶外祖辭
曰本於學士乞名今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卽名
在其間也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
莫言暮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
言午是許也烟霏謝陳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
卽李暮外孫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某纔始十年身便

孤立因乘義馬西入長安外祖憫以遠來令齒諸舅
學業謂某性知音律教以橫遂每一曲成必撫背賞
嘆值梨園法部置小部音聲凡三十餘人皆十五以
下天寶十四載六月日侍驪山跣蹕是貴妃誕辰上
命小部音聲樂長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會南進荔
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是年安祿
山叛車駕還京自後俱逢離亂漂流南海近四十載
今者近訪諸親將抵龍丘韋公曰吾有乳母之子其
名千金嘗於天寶中受遂李供奉藝成身死每所悲

嗟舊吹之遂卽李君所賜也遂囊出舊遂雲封跪視
悲切撫而觀之曰信是佳遂但非外祖所吹者又謂
韋公曰竹生雲夢之南鑿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
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實未期
而伐則其音汎浮者外澤中乾乾者受氣不全氣不
全則其竹天凡發揚一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
疊十二節一節十二敲今之名樂也至是落梅流韻
感金谷之遊人折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誠有清響
異音非至音無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天之竹遇至
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韋公曰欲信內鑿
遂破無傷雲封乃奉筵吹六州遍一疊未盡劃然中
裂韋公驚嘆久之遂禮雲封於曲部



步遊錄

唐 任蕃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
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眾盧子
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
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
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
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

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着綠形貌甚美相見言叙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勵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諳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爲兒婦平章計必允

遂盧子遽卽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曆擇日云後日吉因與盧子定謝姑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城有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其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結事事華盛始非人間明日設席大會都城親表拜禮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

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爲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勅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卽真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

政事數月爲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卻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間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傍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盞執擘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饑驢饑郎君何久不出盧訪其

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蹟人世焉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劔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羈棲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郢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逕疾行人畜旣始至金光門五六里天色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

堂遐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如畫繫驢於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褥於西窻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箒於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爲其迫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旣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輦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

來言笑晏晏遂於筵中圍坐獻酬縱橫履舄交錯中
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遐叔之妻
窺之大驚卽下屋椽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真是妻
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
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寃抑悲愁若無所
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雀牧泣而歌曰今夕何
夕存耶遐叔良人去今天之涯園楊傷心兮三見花
灑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
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
乃就階間捫一大磚向坐飛擊磚纔至地悄然一無
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前望其
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前
無恙遐叔乃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悟
遐叔至寢妻卧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姊妹之黨
相與翫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爲兇暴者數十
脅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
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磚飛墮因遂驚魘始絕纔寤
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
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
宴于東池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
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
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
卽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
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
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

好詩而當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
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曲終四句
其後他篇皆類此凡數十篇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
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曲其
詞曰長安少女翫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
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
妾昔年父母使妾教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
拍爲弓彎狀以示鳳旣罷美人低然良久卽辭去鳳
曰願復少留須臾聞竟去鳳亦尋覺昏然無有所記

及更衣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
鳳爲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群佐及宴隴西
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
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者渤海高
元中京兆韋諒首昌唐炎廣漢李囑吳興姚合泊亞
之復與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
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
出輦吹簫擊鼓言堊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

說歌詞生應教爲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

江起珠帳擇土堊金釵鋪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帶春
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
事王生本太原人也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

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

前促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

人亞之以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宦使佐西乞

術伐河西晉秦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

郊也

悅起勞曰大夫良舌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將歸
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
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
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
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
中貴騎疾馬來延亞之入宮關其嚴呼公主出鬢髮
著偏袖衣粧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畫侍女
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使館居亞之於
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沈郎院雖備位下大

夫孫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
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
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
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
悅嘗愛重結裙帶土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
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無疾忽卒公追傷
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
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
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

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
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
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
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宮中十四
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
特室不居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
小女將託公娶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
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卽不能不悲
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

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
國臣不忘君恩時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
舞舞者擊鼙拊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
亞之前曰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公
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鼙舞恨滿煙
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綉
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春風何
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既再拜
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

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總紗檀點依然。侍人泣對亞之
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
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
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遠。吏曰。公命
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卧邸舍。明日亞
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
皇覽云。秦穆公塋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
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旣僊
矣。惡又死乎。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
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
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
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
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
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
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習詩禮。
甚有篇詠。欲不爲唱。四座勤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緯

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長鬢云
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
已甚其可再乎長鬢持一籌筓云請置觥有拒請歌
者飲一鍾歌舊詞中笑語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
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問少年
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請歌張妻不悅
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婿斷音書
遙天鴈空度酒至黑衣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
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問長鬢拋觥云不合推辭乃

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並人酒曰切切夕風
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綠衣
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卽當睽索無辭一
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
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鬢歌以送之云花
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
至紫衣人復請歌云須有艷意張妻低頭未嘗間
長鬢又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
長鬢頭再發一瓦中妻額聞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

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孛儿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孛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入廳下有側柏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廳側柏葵花宛是夢所遊有一客宮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寃也又有彭城劉生夢人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會真記

唐 元稹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

昔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入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旋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曰姨之孤發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

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鶯鶯出拜爾兄活爾父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

會真記
二
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
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
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
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
娶焉張曰子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純綺閒居曾
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
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
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
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

之卜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
老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
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
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
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
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
有杏花一樹板援可踰旣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
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床上因驚之紅
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牋召我矣爾

爲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
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
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
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善而終
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本幾何誠欲寢其詞則
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
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
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
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逃

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
猶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
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置枕設衾而去張生扶
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
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
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
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
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
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

及明靚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齒席而
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韵未
畢而江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
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
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
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寔無難詞。然
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
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
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
文挑之。不甚觀覽。大畧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而貌
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辭。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
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
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
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
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
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
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
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旣

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
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
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
遽止之投琴泣下流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
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
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深
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
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
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
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
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誨之下或勉爲語笑弼宵
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歛感咽離憂之
思縹緲纏綿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余
如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
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亡教鄙薄之志無
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憶昔中表相因或
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
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

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
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中憤沒身永恨含歎何言
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
士畧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
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
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
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
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
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

真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
以爲好耳心適身還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
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
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揚
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
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
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
櫳螢光燮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籠龍吹過庭
竹鸞歌拂井桐羅銷垂薄露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

會真記
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
履花明隱繡籠瑤釵行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
浦將朝碧玉宮因游里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
托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數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
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
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侵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
頰多嬌愛歛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
會俄開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縷縷意難終慢臉含愁
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

鏡殘燈遶閨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曛曛乘鴛還歸
浴吹簫亦止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幕幕臨塘
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鶴怨清漢望歸鴻海澗誠難
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
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稔特與張厚因
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姦其身必妖
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
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
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濱其衆屠其身

至今爲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於時坐者皆爲淡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
所娶後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
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將賦一章詞
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傍人羞
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
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
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
爲善補過者矣予常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
夫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
宿於子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
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附微之古艷詩詞

春詞二首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
語惟有牆花滿樹紅

其二

淡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閒弄水浮花

會真詩
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鶯鶯詩一首

殷紅淺碧舊衣裳
取次梳頭雅淡妝
夜合帶烟籠曉
日牡丹經雨泣
殘陽依稀似笑還
非笑彷彿聞香不
是香頻動橫波嬌不語
等閒教見小兒郎

離思五首

自愛殘妝曉鏡中
環釵鬢綠絲
蓑溷曳日射臙脂
頰一朶紅酥旋欲融

其二

山泉散漫繞階流
萬樹桃花映小樓
明讀道書慵未
起水晶簾下看梳頭

其三

紅羅著壓逐時新
杏子花紗嫩麴塵
第一芙蓉才薄些些
絀縵最宜人

其四

曾經滄海難爲水
除却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嬾迴
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其五

會真記
尋常百種花齊發
偏開此花真
江頭兩三
樹可憐
枝葉度殘春

春曉詞一首

半欲天明半未明
醉聞花

起鐘聲

動二十年前曉
寺靖

集異記

唐 薛用弱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
翔馬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
地丈許歛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
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
道流非修習精懃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
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

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
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
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
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
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
付之慎無墜失仍拔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
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
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旣入此堂忽覩挂箭則
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
皆以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
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
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
有逢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
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
官有力者之所見占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沿溪深
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瞑

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况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六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卽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卽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問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卽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方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卽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一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太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况今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吾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憊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聚觀慈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

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自而致開元初李暠充大
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
日所侵痛哉卽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
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
暠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暠也得非澄空之後
身歟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干以觀
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

情願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
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
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
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已之二
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
溫之墅來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
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
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
之弟姝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

日珙自外至卽又不謁珙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
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
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涕
泣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
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
盛遙見珙卽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
橐鞬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
遇昆明池神七郎子素鷹廻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
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鬼無理將人命爲戲明

日與尊父書令答之既至而橐鞬者招珙復出上東
門度門隙中至竇莊橐鞬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
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
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于此既至則已絕矣珙驚嘆
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白
見竇溫細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
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

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歎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書坐，司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繼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其述曩事。邑長卽令先窮二子，須臾歎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

穎士卽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聞鄱陽王家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髭鬚斑白，僵臥于石塌，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二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歟？

其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怡。江波脩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

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鞭者宥
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宥卽拔蘆竹
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寘于懷
行次江館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
有妓樂卽付新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緊然沙
洲江徽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
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
之赴食隨置復初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逸蠕
搖動妓大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
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
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
龍長百丈挈覆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
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
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宅爲終焉之計居
處深僻俯近蓬萊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
祛尤諧風尚於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

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人之夢中召去
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瞳矐人俗
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卽被導之
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
遽修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竊知
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
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上書卽極辭讓鹿
幘人曰但案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僮自北而
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緝文書一賞筆硯卽付少

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
已記于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
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澗新宮宏崇軒轅轍雕玳盤
礎鏤檀竦磔壁瓦鱗差瑤階昉截閣凝瑞霧樓橫祥
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闕珠樹規通玉泉矩洩靈飈遐
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字護諸真斑
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蕊漿饌瓊爲霄桂旗不
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
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

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
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憤人
從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
免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
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
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

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
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
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
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
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
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
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
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
心報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視其裘

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
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
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
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
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彊不可力爭
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
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

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
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
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賫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
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携酒樂奉譙卽令張筵諸伶旅
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
王曰斯何人哉荅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
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
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
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

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
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
流蘊籍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
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
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
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
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
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
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
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
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
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
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
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
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
俄而一伶擗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

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
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
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
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
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鴟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詩名已久
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
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
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復與

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爲師
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
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
度玉門關渙之卽掀歛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
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請曰不知諸郎君何此
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
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鎰

張相公鎰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

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獨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
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
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繹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
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
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卽詰之通禮荅曰任調反語
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
氏也張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
書侍郎平章事

裴通遠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
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
門及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北街後乃有白
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
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
小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
卽謂曰與嫗同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逮懼犯禁車
中尚可通容能登車至里門否其嫗乃荷愧丁寧因
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

帛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曹進

贈工部尚書即曹進至德以來名爲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爲田承嗣所縻曾因討叛飛矢中日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于骨微露其末焉卽以鐵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可搖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爲廣修佛事用希慈蔭數

日則又以索縛身于床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僧入于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鑿工鑿工曰米汁卽泔也豈宜潰瘡哉遂令廣詢于人人莫諭者明日忽有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卽延之俯近告以危苦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錫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錫爲米汁况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

既夜其瘡稍癢卽令如前縛縛用力以拔鉗纜及臉
鏃已突然而出後傅藥不旬月而差矣吁西方聖人
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徵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
魑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
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伺候集聚
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煞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
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

投刺請謁曰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慮卽延入上座
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
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
奉貺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纒如栗跳躑
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携入誇異於宅內獼猴
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扇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
闔門皆爲啗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

華州闔闔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卽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纒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繩目睛翳白痛楚危極頃刻將絕惻然久之乃曰非能爲也其父母泊親屬叩顙祈請卽輦千絹寘于坐側公因令扶起卽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針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針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謹話之際鬻馬牙人麴神奴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卽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卽共咨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卽令鞭轡

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
寧王乃顧千貫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
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
此等衰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伏

續齊諧記

梁 吳均

金鳳凰

漢宣帝以阜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鈸具
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
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
鳳凰入手卽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
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
去曉則俱還今則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

齊詩言
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凰子云今月十二夜北
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
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
遊行卽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所在

嵇康詩
云翩翩

鳳轄逢
此縞羅

紫荆樹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
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卽枯
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

將分斫所以顛頓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

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真仕

至大中大夫

陸機詩云三
荆歡同株

華陰黃雀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鷗
梟所搏逐樹下傷瘢甚多宛轉復爲螻蟻所困寶懷
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爲蚊所
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
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群雀俱來哀鳴

遊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
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鴟梟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
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
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
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
降人皆謂真孝招也

蔡邕論云昔日黃雀報恩而至

洛水白獺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
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鱖魚

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鱖魚懸置岸上於是群獺競逐
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也答曰臣
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

長

顏公庭誥云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燕墓斑狸

張華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爲書生
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
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
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

齊諧記
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
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貫百氏
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明公當尊
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舉子兼愛其若
是耶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
曰公門置兵甲闢鈞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卷舌
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
答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人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
聞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

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
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
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
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
曰此二物不值以千年不復可得

通天犀羸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爛
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鳥鳥卽起如此非
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羸揣其價可數萬

錢潛乃拔取既去見衆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蠹
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觀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
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
納入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牀啼叫
云何爲見屠割必訴天常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
亡

籠歌小兒

桓玄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
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
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亡歸日既
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閤下遂成雙漆鼓槌吏列云
槌積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
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玄首用敗籠茵
包之又芒繩束縛其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焉

陽羨書生

陽羨許彥于綏安山行過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
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
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死然與雙鸞並坐鸞亦不驚

齊諧記
五
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
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
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
世所罕見酒數一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
送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
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
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
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
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頴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

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醒
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
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
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其酌戲談甚
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
還納口中須臾書生一女子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
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
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
器皿悉納口中畱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

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
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九月登高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
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
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
還見群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
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上巳曲水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
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
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澆
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
尚書郎束皙進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
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乏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
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
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

左遷仲治爲城陽令

五花絲粽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絳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白膏粥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趨成成卽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陪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

七夕牛女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

齊言言
誓請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
嫁牽牛

眼明袋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
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爲答曰
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
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梅溪石磨

吳興故鄞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豎一石可
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
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恒轉如
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快則年豐轉遲則歲
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失

徐秋夫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
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
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
斯名僧平昔爲樂遊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

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
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
秋夫作茅人爲鍼腰目二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湖
中及暝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
嘉六年爲奉朝請

清溪廟神

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
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
門沿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

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
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遇
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
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汝來
相詣豈能爲一曲邪文韶卽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
揚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願謂婢
子還取筓篲爲扶持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冷
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筓篲腰
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

齊諧記
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
闕夜已久遂相佇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
韶文韶亦答以銀梳白琉璃七各一枚既明文韶出
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梳甚疑而悉委之屏風後
則琉璃七在焉篋篋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
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
元嘉五年也

齊諧志怪者也蓋莊生寓言耳今吳均所續特取
義云耳前無其書也考文獻通考書目亦云至元

甲子吳郡陸友記

春夢錄

元 鄭禧

城之西有吳氏女生長儒家才色俱麗琴棋詩書靡不究通大夫士類稱之其父早世治命宜以爲儒家室女亦自負不凡余今年客于洪府一日媒姬來言女家久擇壻難其人洪仲明公子戲欲與余求之余辭云已娶不期媒姬欲求余詩詞達于女氏余戲賦木蘭花慢一闋一日女和前詞附媒姬至乃曰吳氏之族見此詞喜稱文士之美但母氏謂官人已娶而

不可然女獨憐余之才廢唱迭和復命乳母來觀且述女意又喜欲雖居二室亦不辭也囑余托相知之深者求啓母意歸余然余在城之日淺相知者少讓囑意山長吳槐坡者往說其母終亦不從有周氏子懼余之成事挾財以媚母氏母乃失於從周遂納其定禮女號泣曰父臨終命歸儒生周子不學無術但能瑟瑟耳我誓不從周氏因佯狂擲冠于地母怒歐之女發憤成疾病且篤母乃大悔懼逆其意卽以定禮付媒姬以歸于周然女病竟無起色因以書遺余

曰妾之病實爲郎也若生不救抱恨於地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臨終又泣謂其青衣名梅蘂者曰我愛鄭郎生也爲鄭死也爲鄭我死之後汝可以鄭詩詞書翰密藏棺中以成我意未幾果卒嗚呼文君之於相如自昔所難而况夫婦之間多才相配世之尤難者乎夫以女之才如是而憐余之才又如齊眉相好唱和百年豈非天下之至樂者乎而况其家本豐殖復有貲財者哉乃厄母命之不從發憤成疾抱恨而死嗟夫紅顏勝人多薄命千古如斯而况才色之

兼全者乎驚絲雲之易失痛黃壤之相遺亦徒重余
之臨風悵快耳恨何言也抑余非悅於色也愛其才
也感其心也今具錄往來詞翰于後覽者亦必昭余
之悽愴也延祐戊午永嘉鄭禧天趣序

丁巳歲二月廿六日余寄木蘭花慢云倚平生豪氣
冲星斗渺雲煙記楚水湘山吳雲越月頻入詩篇菱
花皎潔劍光零亂算幾番沉醉樂生前種仙人瑤艸
故家五色雲邊芙蓉金闕正需賢詔下九重天念滿
腹琅玕盈襟書傳人正韶年蟾宮近傳芳信姮娥嬌

艷待詩仙領取天香第一縱橫禮樂三千翼日女氏
和云愛風流俊雅看筆下掃雲烟正困何書窓慵拈
針線懶咏詩篇紅葉未知誰繫慢躊躇無語小闌前
燕子知人有意雙雙飛度花邊殷勤一答天問英賢夫
乃婦之天恐薛媛圖形楚材典念喚醒當年纍纍滿
枝梅子料今生無分其枝仙羸得鮫綃帕上啼痕萬
萬千千二月廿九日女密令乳母來觀三月一日再
賦前腔云望垂楊裊翠簾試捲小紅樓想鸞珮敲瓊
鸞妝沁粉越樣風流吟懷自憐豪健酒雲戔醉裏度

春夢錄
春秋有唱還應有和纖纖玉映銀鈎犀心一點暗相
投好事莫悠悠便有約尋芳蜂媒纔到蝶使重遊梅
花故園憔悴揖東風讓與古梢頭况是梅花無語杏
花好好相留女氏再和云看紅牋寫恨人醉倚夕陽
樓故里梅花總傳春信先認儒流此生料應緣淺倚
窻下雨怨共雲愁如今杏花嬌艷珠簾嬾上銀鈎絲
羅喬樹欲依投此景兩悠悠恐鷺老花殘翠消紅減
辜負春遊蜂媒問人情思無緣應只低頭夢斷東風
路遠柔情猶爲遲留余觀所和兩詞其才情標致豈

得哉此余所以深不能忘也再賦詩三首云銀牋
何恨奈情何料得情深歛翠娥須信梅花貪結子東
風著意杏花多翠袖籠香倚畫樓柔情猶爲我遲留
何時共箇处央字吟到東風淚欲流兩才相遇古來
難重寫芳情仔細看莫待後時空自悔不如聞取舞
雙鸞吳氏和云慈親未識意如何不肯令君畫翠娥
自是杏花开較晚梅花占得舊情多殘紅片片入書
樓獨倚危闌覺久留可惜才高招不得紅絲雙繫別
風流今生緣分料應難接得新詩不忍看謾說胸襟

有才思却無韓壽與紅鸞詩尾又繫數語云屢蒙家
什珍藏篋笥福淺緣慳不成好事母命伯言不期違
背一片真情畚成虛意勤讀詩書好圖名利故里梅
花依然夫婿數語贈君盈盈垂淚余復爲儷語以寄
遺恨因達于女氏云切以詩書相過罕見于夫婦之
間詞翰先投乃求于聲臭之表字含玉潤韻染蘭香
悵故里之梅花綵傳春信比芳園之杏蕊無奈風儻
復今乳母來觀預遣女媒通好謂先君已定猶遺在
耳之言矧才子如斯不忝齊眉之願倘得百年而諧

老雖居二室而不辭妙語難忘芳心可掬既窈窕之
慨然許鄭何聖善之必欲從周事既相違分亦何淺
幕底阻牽於紅線石上空磨於玉簪誰令慵暴之男
強投雁幣痛失文章之婿怒擲蟬冠脉脉春愁盈盈
妝淚念欲挾文君而夜遁終不忍爲竟辜杜牧之春
遊實成深恨猶勸詩書之勤讀極知恩愛之愈深嗟
伉儷之無緣徒唱酬之相與此日落花愁裏去遙想
芳塵宅時折桂月中歸必貽後悔茲憑四六用表再
三願深思賢父之言庶免抱終身之歎難期而叙幸

與心融又續以詩云畫梁雙燕舞輕塵只見新詩不見人
見人夜夜相思飛蝶夢東風著意杏花春風流才思
古難全若得相逢不偶然有約綠楊門下過珠簾半
捲露嬋娟吳氏答書云伏以鍾天地之秀氣偉矣儒
人含閨閣之芳情孤哉幼女兩才相遇方圖結於紅
絲一語敗盟又空成於畫餅詩詞寄恨蜂蝶傳情先
人之遺訓昭昭曾已告母慈母之嚴命切切乃不諒
人鄭郎將故里之梅花憔悴周子戀芳園之杏蕊嬌
羞齊眉之好已休衆口之辭不息龜占未吉雁繫輒

修經史不得聞琵琶奚足聽死央枕上夜夜相思蝴蝶
夢中時時歡會深沉院宇無路可求寂寞簾櫳有
緣終遇雖後死幼玉也尋柳氏奈今生文君未識相
如勒此申酬伏祈丙照復和前詩二首云才高豈肯
困泥塵雁塔名香第一人却笑此生緣分淺可憐辜
負兩青春琴棋書畫藝皆全一段風流出自然院宇
深沉簾不捲想君難得到嬋娟是日吳氏又寄繡領
呈其工夫精巧云此是十年工夫所繡者若此余復
作詩云領中垂繡感雙鸞幼小工夫此最難日久羅

襦香欲褪多情拆寄鄭郎看落花時序易消竄忍看
雲牋沁粉痕近日灑懨香玉瘦可憐和淚倚重門繡
線慵拈夢乍醒風流誰畫柳眉青琵琶聲裏昭君怨
莫向它時不忍聽嫩柳嬌依道韞家東風何事苦驚
鴉流鶯欲往頻回首盡日愁腸惱落花吳氏答書云
某早忽然洪妳至欲遣一書奈家事冗人事多竟弗
克午間再辱雲牋披味恍如會晤之爲快中間此事
苦爲母氏所阻故作痴佯狂此數日周子稍緩其事
但兩受凌辱被打氣憤成疾不離枕席亦是因君耳

恐天不假之以壽萬一抱恨而歸亦爲君耳如天從
人願因緣有在此事尚可成就中間多感十一安人
恩意如三五日病可却至洪府相謝亦可以見興言
至此悲涕漣漣先生千金之軀不可因賤妾而成疾
但以堅心爲念好事亦不在忽忙衷腸非筆可盡切
祈尊照又詩二絕云淚珠滴滴濕香羅病裡芳肌瘦
減多怪得夜來春夢淺不知今日定如何青衣扶起
鬢雲偏病裡情懷最可憐已自懨懨無氣力強搗織
手寫雲牋吳氏臨終答書云哀哉古人云春蠶到繭

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誠哉是言也一自女媒通
好之後妒情之輩登奴門者其說不一有云先生貧
者有云子多者有云妻妒行者奴聞之若風過耳但
以真心而待况兼母與伯以奴之身色才藝俱全豈
可爲人次妻而周舍挾財以媚母氏遂以一紅一書
爲定奴乃泣涕不已兩被母凌以致成病而相思之
情又何可勝言念欲竊香相隨奈千方百計不可而
此病愈危昨日兩奉佳音且喜且泣母氏而今已作
噬臍之悔有通容處但奴冤飛不定神亂不常雖師

巫醫卜無所不至而病略不減先生自宜將息不可
因賤妾而失寐忘食以郎之才不患無好色之妻以
奴之命真恐不見有才之郎若此生不救抱恨於地
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然妾之死無身後之累郎若
成疾則故里梅花青青梅子將靠之誰乎倘得病安
必見臨終哽咽不知下筆處奴扶僊拜上吳氏既終
余以文寄祭云嗚呼昆山玉樹闌苑瓊葩豈人間之
凡植實獨冠於仙花儲芳絕艷吐日春華祥雲爲蓋
皓月爲家俄驟驚爲怪雨塵沙悲玉鸞而

自惜愁翠鳳而空嗟嗚呼哀哉玉容如在瑤珮何之
生也何待死之何爲染芙蓉以爲色裁錦繡以爲詩
琴彈綠綺兮冰雪爲絲畫鉛粉澤兮烟霞爲姿牙籤
縹帙兮融融奧旨紋楸玉子兮了了玄機閨房之秀
誰其似之謝家柳絮詎足方斯余也惜年冉冉負志
奇奇投鯨竿兮學海之驚濤透翠衣兮詞苑之歲秣
鷓風孤退鵬雲自垂楚山古木湘水蕪祠泣娥英兮
愁牽翠衣吊靈均兮空抱瓊芝悠悠徒返渺渺遐思
抱英懷之未擢召窈窕之相知始之以女媒而通好

申之以乳母而傳書是耶非耶物理茫茫色可得而
有兮才孰儷而孤芳形不可得而見兮心殷殷而愈
彰迨夫女夢之初覺余亦攬涕而成章胡言路阻莫
奠壺觴千古萬古遺恨空傷又悼亡吟二首云特寫
青牋幾往來佳人何自苦憐才傷心春與花俱盡啼
殺流鶯喚不回相見愁無奈相思自有緣死生俱夢
幻來往只詩篇玉珮驚沉水瑤琴愴斷絃傷心數行
淚盡日落花前余召箕仙卜問得一詞云緣慘雙鸞
香竈猶自多迷戀芳心密語在身邊如見詩人面又

是柔腸未斷奈天不從人願瓊銷玉減夢魂空有幾
多愁怨四月朔余再調木蘭花慢云任東風老去吹
不斷淚盈盈記春淺春深春寒春暖春雨春晴都來
動與詩人興更落花無定挽春情芳艸猶迷舞蝶綠
楊空恨流鶯玄霜著意搗初成回首失雲英但如醉
如痴如狂如舞如夢如驚香魂至今迷戀問真仙消
息最分明夜相逢何處清風明月蓬瀛是日再召
真仙一道真詞云今日瑤池大會羣仙不肯來
臨真華傳語鄭郎君記相嘲妒行好个木蘭花慢

休題相契分明君還要問那香魂正在仙宮聽命吳
氏之母痛憶之甚亦死一子年長不慧移居鄉村此
真可惜哉吟又作哀文云嗚呼茫茫九泉愛莫起之
靈之容忽有遠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靈之心其可
忘乎蜘蛛在堂蜻蜓在戶靈之家蕩然矣天長地久
恨無絕期靈之恨其可絕乎使靈之至此者誰之咎
歟母氏之無明見伯氏之無理言也當是時二老果
無允余之意姑舒徐數日而異圖擇壻誰得而問之
矧先君之治命若見之昭昭者乎龜占未吉雁幣輒

修其靈之死在此而不在彼也靈之容固不可得而見之矣靈之恨靈之心與余相悲快者果無幽冥之隔也邪余嘗過靈之家但見門掩夕暉兮艸沿階而春色憐人疑爲我而來兮空彷彿乎靈之魂獨在也吾意靈飄霞佩於太清兮擬羣仙於瑤池逶迤而不忍去兮欲與余而追隨余因知靈之同心兮雖同往而何辭忽返魂乎故鄉兮念衆雛之無依靈書勉余以自愛兮何旣死而忽遺繫母氏之念而死兮諒雖悔而易追余於義未可以死兮則亦付脩短之有期

嗚呼疇昔之夜忽有擁余髻而泣者非靈也耶恍一夢之驚覺空伏枕而漣漪愴余懷之鬱結重抑憤之哀詞母知天知有知無知吾獨自知爾嗚呼哀哉友人共閱此女詞情事迹可傷作詩悼之云結髮因緣豈偶然如何契闊便登仙可憐一點真才思辜負韶華二十年磊落襟懷亞淑真琴棋書畫更超倫惜哉周鄭畚成怨底不當初早嫁人女子文章天下少男兒才學豈應無滿懷空有詩書料負个卿卿旦夕呼不見佳人亦可傷傷他非命爲才郎杏花夢斷東風

春夢錄
曉空把新詩寫數行黃子侑敏讀之有感云春樓珠箔捲東風幾度偷彈淚粉紅艷質豈期黃壤隔香魂應逐綵雲空解將遺事留身後盡忘前言在耳中杏蕊梅花俱一夢悠悠深恨鎖幽宮汪庭材子才云犀心兔穎屢通津未識嫦娥一面新典盡故園梅已謝情留別塢杏初春將身輕許志雖失在耳不忘言可遵生死幽冥千古恨臨風披閱爲傷情徐子文天賚和黃韻云杏花初破怯春風未識芳心一點紅詞翰往來傳意密死生夢幻轉頭空素知分淺鴛幃裏預

許名魁雁塔中杏杏幽覓何處覓真華消息報仙宮先生沈君清和黃汪韻云落花一掃夜來風枉駕相思寄斷紅梅信日聞魚水遠杏香還逐燕泥空情懷琴瑟千春恨怨入琵琶一夢中門掩滿庭詩思遠令人惆悵館娃宮仙境何由一問津但吟佳句覺清新不知中道夢中夢如坐上陽春復春空想綵鷲緣有分可憐司馬意難遵白頭老去吟猶苦羨爾忘形似有神真子述後序云真子述者不欲知其姓字故作此名昔者孔子繫周易其辭有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吉凶

榮辱之主也是以子張問行孔子則以言忠信行篤敬者答之其學于祿也孔子又以言寡尤行寡悔者告之蓋一言一行實乃君子立身之大節可不慎歟今衛陽鄭天趣讀聖人書將以爲祿仕也其未遇時嘗館于洪氏舍而城之西吳氏女與之有文學之好天趣乃以其往來詩詞書翰編爲春夢錄以示於人且自爲之序言其女之心甘爲二室然痴小女子不能持其志而輕身以許人固多有之矣天趣以爲得之如俯拾地芥吁其愚之不可及也夫今觀其初達

女詞則有嫦娥嬌艷待詩仙之語實所以挑之也而女氏則以薛媛圖形寄南楚村事而和之有云料今生無分共坡仙亦可謂止乎禮義者矣鄭子當於此時灰心可也乃復懷睠睠既有梅花故園憔悴杏花好好相留之詞反不如聞早舞雙鸞之句心迹頓然而謂之樂而不淫可乎女答之則曰恐君難得見嬋娟蓋已截之之意矣於是天趣復有儷語以貽之者夫婦之稱齊眉之好又曰念欲挾文君而夜遁終不忍爲旣念之矣其心果不忍爲之乎特欲爲之而不

能耳且如此女動心拂性亂其所爲違母之命持不
嫁凡子之說以至殞其軀而弗悔實天趣導之也其
罪容可隱乎且序又曰况其家本豐殖而有資財者
乎吁此一言足以見其貪戀顧惜之心而惑之甚者
也雖然又曰非余悅其色也愛其才也非徒愛其才
也感其心也愚獨以爲非徒愛其才也實貪其財也
非徒感其心也實慕其色也文中子曰一夫一婦度
人之職也今天趣有妻在室有子在家而猶寓人門
館苟慕妻子則何以少艾爲而况鍾於情形於言言

之不足又從其咏嘆之者乎然聽其言也則有踰東
家牆而樓其處子之心欲其言不寡尤也難矣言之
忠信者如是乎觀其行也蓋欲淫於新昏而棄其舊
室也要其行不寡悔也難矣行之篤敬者奚取焉然
吳氏母之不從正也其女之思可哀也哉女子情固
不足取惜乎天趣學而優則仕者也顧其行言若斯
士君子立身之大節已虧宜乎不容於堯舜之世詩
云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鄭子吳
姬皆有之矣噫春夢一錄非所以爲榮實所以爲辱

迨其前程之識未知果天趣之筆若果天趣之筆余
不得而助其悽愴也遂復爲儷語以斷其後雖曰刺
時亦自難之也非徒能言之亦允蹈之也其詞云盖
聞有德者先須正己無瑕者可以戮人事宜變通時
有可否爰觀鄭子錯愛吳姬才美雖可誇名教未足
數廣文先生官獨冷斐然成章淡閨少女嬌復痴喜
而不寐有唱還應有和多才又遇多能公子得之於
辭婚既慎其始佳人自於薄命鮮克有終胡爲戀
杏蕊之嬌羞而欲棄梅化之憔悴雙鸞早舞豈能樂

爾妻孥一雁傳書安可便爲夫婦母乃養小而失大
未免棄舊而憐新爲之也難言之非忤彼美人之多
情無定寧不動心而先君之浴命是遵亦有立志婢
媚難見珠簾故嬾上於銀鈎信禮不持羅襦乃拆寄
於繡領苟甘心於二室實厖已於偏房不出正兮豈
能叶於琴瑟斯爲下矣空寄怨於琵琶祇自辱兮未
之思耳然女子之嫁也故母氏而命之若曰無緣或
云非偶周鄭等耳亦何親而何疎秦晉輔之當別卜
而別選章臺柳乃肯攀折遂負倉庚之好音洛陽花

是處芬芳竟與死夾而同夢既失自生之慈愛空能
守死之遺言女不爽而死無名士極罔而貳其行暗
求鳳也鄭亦不能無罪焉強委禽焉周當分受其責
也傷中道人倫之廢嘆前程事業可知慕文章而論
其財斯人之過也哀窈窕不淫其色夫我乃行之昔
幼卿結髮以求親月如有約若倩女離魂而覓負壻
雲本無心夫居鰥者尚不忍爲而得偶者何須多愛
縱橫禮樂三十字因此作虛名寂寞金釵十二行付
之於分定雖故獲乘軒之寵鶴然終愧釣渭之非熊

歎龍虎榜之方登奈鳳凰池之遽奪若是彼夫之愚
得似非君子之所爲春事悠悠總是綠楊風後絮秋
陽皜皜依然丹桂月中花常擬閑人事貴人空嗟好
事成虛事古既有春秋之作今何無月旦之評饒舌
以言飴寧甘得罪於鄭如心而爲怨幸然行歸於周
倘或反身而誠庶幾克已復禮彼丈夫也吾何畏彼
哉舜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不揣小子之狂簡聊布
箴規尚賴達人之大觀特加斤正

<p>為賦向陳藝人之天時非賦也</p>	<p>若彼所人時自為春亦不謂小</p>	<p>論題及春而無義美也</p>	<p>以言論寧甘辭罪以腹吸亦而為然</p>	<p>事必重車古則有春時之卦今則無</p>	<p>題論論於然其卦中亦無卦人華</p>	<p>詩以非故于之而然春車妙妙與長</p>	<p>賦論賦對之大登於風風賦之數</p>
---------------------	---------------------	------------------	-----------------------	-----------------------	----------------------	-----------------------	----------------------

